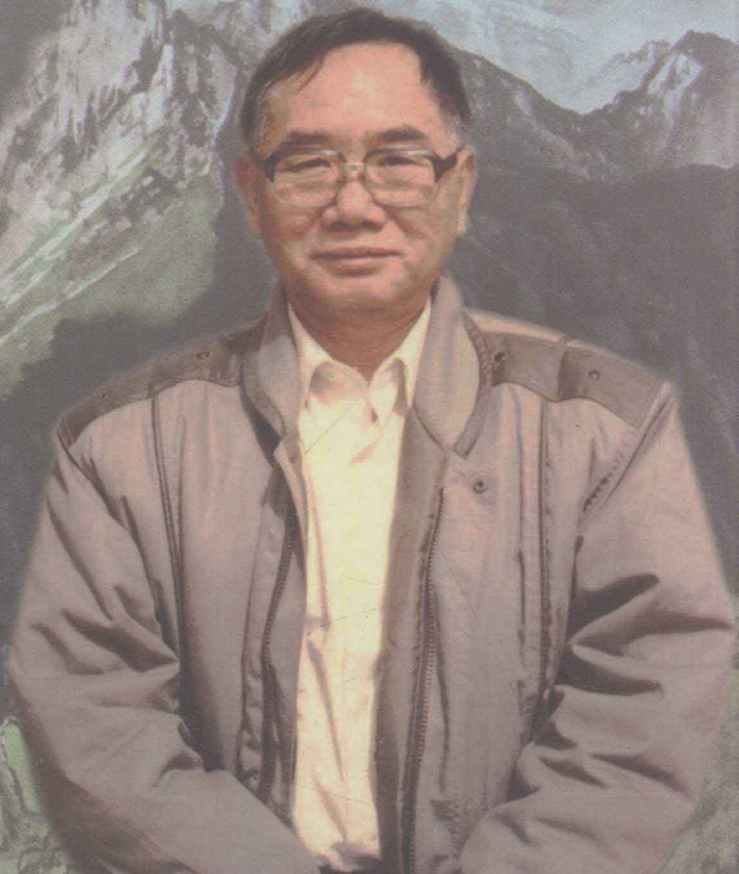


方甯書先生

訪
談
錄

訪問◎卓遵宏、侯坤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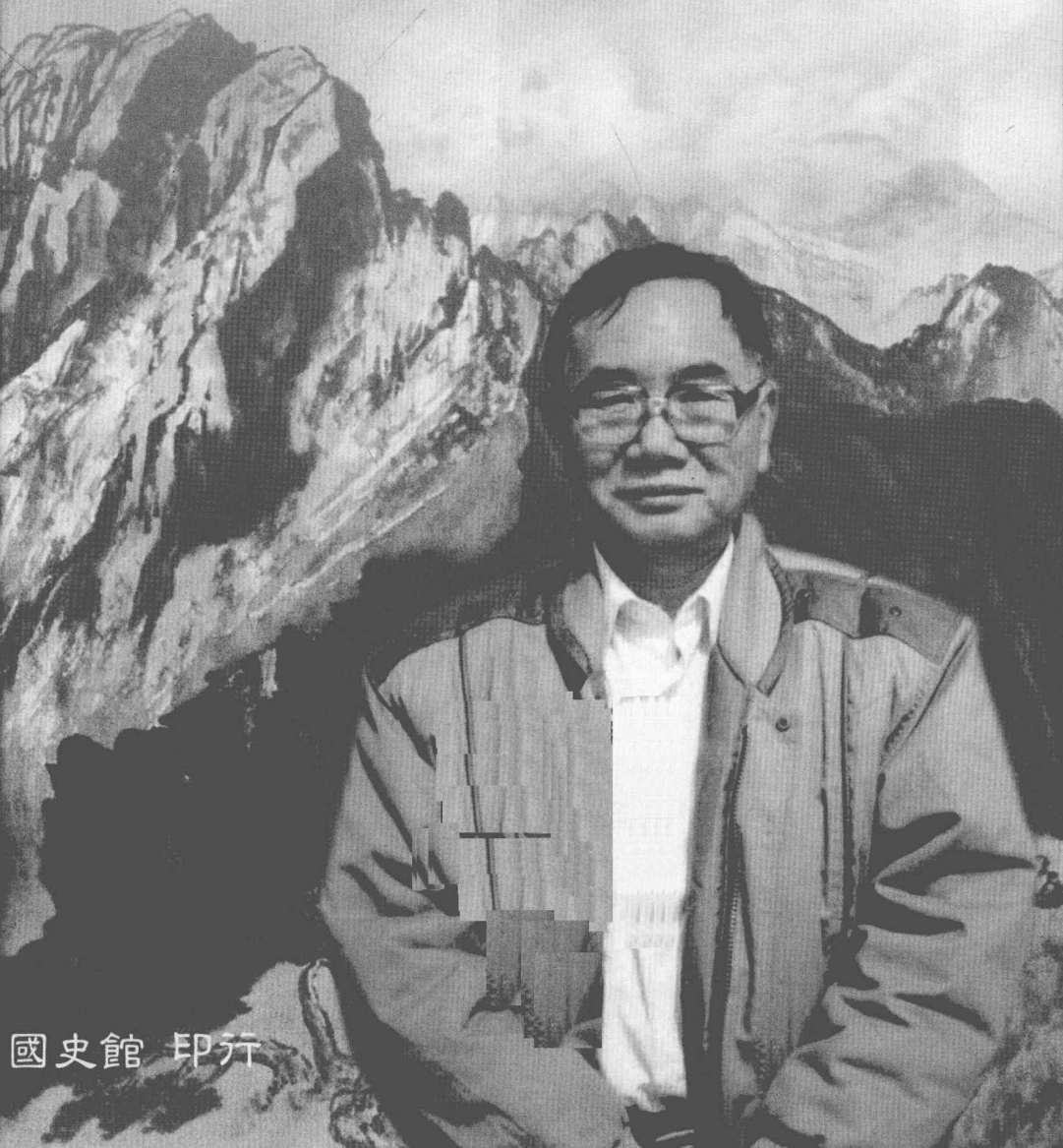


國史館 印行

方甯書先生

訪
談
錄

訪問◎卓遵宏、侯坤宏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 卓遵宏, 侯坤宏訪問. --
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 : 國史館, 2009.07
面 ; 公分. -- (口述歷史叢書 ; 53佛教
人物訪談 ; 10)
含索引
ISBN 978-986-01-9030-4(精裝)

1.方甯書 2.訪談 3.臺灣傳記

783.3886

98010955

口述歷史叢書㉓
佛教人物訪談㉘

方甯書先生 訪談錄

發行人：林滿紅
訪問者：卓遵宏、侯坤宏
出版機關：國史館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2段406號
電話：(02) 2217-5500 轉 605
網址：<http://www.drnh.gov.tw>
郵撥帳號：15195213
戶名：國史館

封面圖片提供：牟翠昭
排版印刷：尙曄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板橋市板新路103號4樓之1
電話：(02) 2958-6010

初版：2009年7月 定價：300元
ISBN：978-986-01-9030-4 (精裝)
GPN：1009801553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追究

展售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門市部）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256號
電話：(049) 2337678
網址：<http://www.th.gov.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樓
電話：(02) 25180207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發行中心）
地址：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04) 2226033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本館秘書
科：電話：22175500 轉 209

序

「居士」的稱呼起源很早，古代中國與印度都有類似的用語。中國之用「居士」起於商周之際，春秋時《禮記·玉藻篇》有「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的說法，注：居士為道藝處士也。戰國時《韓非子》書中亦謂有任喬、華仕等居士，乃指有道藝而不求仕宦之處士。¹《魏書》：「盧景裕不仕，貞素自得，人號居士。」蓋指古時未做官之知識份子（文人學士），或朝廷命官退休後，歸隱家園，深居簡出，均可謂之隱居處士，簡稱「居士」。²自古中國文士常好自稱居士，為人耳熟能詳者，如唐代詩人李白自稱青蓮居士、白居易自稱香山居士、南唐後主詞人李煜稱蓮峰居士、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稱六一居士、蘇軾稱東坡居士、詞人周邦彥稱清真居士、南宋女詞人李清照亦自稱易安居士、元代契丹族政治家及詩人耶律楚材稱湛然居

1 清人趙翼《陔餘叢考》卷36引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明初文史學家陶宗儀（1329—1410）的《輟耕錄》亦載：「今人多以居士自號。考之六經，惟禮記有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韓非子》書曰：「太公封于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云云。則居士之由來久矣。」

2 日本與中國相似，多不依經律所說之本意，而泛稱有道之隱士為居士。





•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士、明代詩人文徵明稱衡山居士、唐寅（伯虎）稱六如居士、清代小說家曹雪芹亦自稱芹溪居士、清末大學士翁同龢則自稱瓶庵居士，不勝枚舉。

古代印度也有一種對人的稱謂，梵語為迦羅越 **kulapati** (Grha-pati)，意為家長、家主、長者；指居財或居家之士。原係種姓制度稱第三商工階級毗舍族 **Vaisya** 的富翁或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佛教初起是實施出家制，被稱為「沙門」，沙門意指出家人。後來釋迦牟尼佛開始收授皈依佛法但不出家的人士。佛陀在鹿野苑傳教時，婆羅奈城俱梨迦長者的兒子耶舍，因厭倦奢華生活，深夜逃到鹿野苑，請求佛陀幫他解脫苦惱；佛陀深愍之，收他為弟子。隨後俱梨迦尋子而找到佛陀，佛陀向他講述佛理，謂人生最寶貴的是覺悟，富貴並不可恃。俱梨迦接受佛陀的啓示，也想出家，但又放不下家業。佛陀乃教示說：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俱梨迦於是皈依，成為佛陀第一位在家弟子，稱為優婆塞，意為信士。俱梨迦皈依後，請佛陀到家中講法。其夫人聽佛講說後，隨即表示願當信女，過佛化的家庭生活。佛陀也收為弟子，她成為印度佛教史上第一個優婆夷，意即清信女。佛陀開示說：在家修行的優婆塞和優婆夷，如能遵守「不殺

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等五戒，就如同其他弟子般。

佛陀在世時，已有不少在家弟子，協助弘法，如維摩詰、給孤獨、勝軍論師、羅閱示、長壽婆羅門等都是顯著的例子。這些弟子以佛陀為師，以佛法為皈依，一面學佛，一面協助把佛法弘化於世間。其較著名的事蹟，如王舍城的迦蘭陀迦長者，建立「竹園精舍」，以便向佛陀學法，也便於佛陀為大眾講授佛法；舍衛城的須達多長者，建設「祇樹給孤獨園」。以後又有孔雀王朝的摩揭陀國阿育王，把佛教傳佈於印度、南亞、西亞與東南亞地區；貴霜朝的犍陀羅國迦膩色迦王，進一步將佛教傳至中國與中東、歐洲、非洲西部，這些都是弘揚佛法的大功臣。維摩詰則是另一典型——著名的佛教理論家與遊戲人間不拘世俗軌範者。

維摩詰的梵文原是 *Vimaiakirti*，音譯或稱維摩羅詰、毗摩羅詰、略稱維摩，或稱維摩詰居士；意譯為無垢稱，是潔淨、沒有染污的人。他是一個佛陀的著名在家弟子，他的事蹟很早就流傳到中土，從魏晉以迄隋唐期間，都是坊間熱門的話題。據《維摩詰經》載，他是古印度毗捨離城的長者，家財萬貫，奴婢

成群，生活華貴。他虔誠修行，睿智博學，修為高遠，辯才無礙，尤精通大乘佛教義理。雖在俗塵，但能夠處相而不住相，對境而不生境，得聖果成就，當時人就稱之為菩薩。他向佛陀學法，卻經常出入尋常巷弄、青樓酒肆，以善巧方便，輔助佛陀教化。有一次，他稱病在家，驚動佛陀。佛陀特派文殊菩薩與諸佛弟子前往視疾，佛陀明知道他是詐病，所以派被譽稱「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文殊見到維摩詰後，兩位菩薩唇槍舌劍，敷演大乘教理，妙語連珠，義理深奧，使同去探視諸菩薩、羅漢嘆為觀止。一場論戰後，文殊對他倍加推崇，人們對維摩詰也更為認識與尊崇。直至今日，《佛說維摩詰經》所說的維摩詰居士事蹟，仍可作為居士學佛的典範。³

佛教傳入中土後，需將經典譯成漢文，就把梵文佛經裡Kalapati一詞，譯成漢文的居士，意指在家修行之虔誠佛教信徒。慧遠大師在《維摩經疏》書中說，居士有兩種：一為廣積資財，居財之士；一為在家修道，居家道士。⁴從東漢以來佛教傳播日廣，吸引大量

3 維摩詰是否真有其人，或是由經典作者杜撰的。仍有部分學者提出疑問，如日本松泰道。見其解說〈鎌田茂雄著，《沈默的教示——維摩經》（臺北：大展出版公司，1992年），頁207。

4 慧遠，《維摩經疏》，「居士有二：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此處之「居家道士」乃指在家修道之人，而非在家的道教徒。然唐代篤信道教的李白，號「青蓮居士」。又自金代王重陽創全真派時，

的知識分子和一般無法擺脫俗務的人士信仰佛教，由此居士數量大增。居士學佛從此人才輩出，學佛及佛學之盛，與傳統中華文化相互激盪、相輔相成。促進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影響中華文化的氣度與格局；也進而醞育出獨具中華特色的漢傳佛教。傳統中國對不肯經營世事，澹泊名利，謙恭自持的賢能隱居之士方得稱為居士。佛教傳入中國後，信佛的在家有道之士日漸增多，居士便逐漸成為在家學佛人的專門用語。佛陀在世及佛教初傳期，居士雖人才輩出，如維摩詰、勝鬘夫人、善財童子等的智慧德行，都受到佛陀的肯定，但居士依止僧眾修學佛法仍是正規。到大乘佛教興起，才有以居士為中心觀念的抬頭與現象，《維摩詰經》的記載與廣泛流傳，是一個力證。在今日華人的佛教社會裏，一切信佛教的在家佛教徒均已泛稱為居士。

一般言，主持佛寺由出家僧侶負責，弘揚佛法，也被視為出家人的專職；而在家居士，僅以輔助性協助護持推動佛教工作。佛教思想含蓋有緣起、無我、

全真派教徒皆實行出家制，他的徒弟如馬鈺等7人都了出家，拋棄家庭。後來全真教中也出現皈依而不出家的人，也稱為居士。正一派因為只要受籙，便是正式弟子，出家與否也不作硬性規定，不需要特別指明在家出家的分別。元代政治家、詩人耶律楚材自稱溘然居士；故亦將在家的道教徒也泛稱為居士。然時至今日，一般稱居士都指在家學佛者而言。





•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包容、中道、人性與多元化。佛法的實踐，能為眾生帶來福祉、利益與幸福，人間佛教是要為全人類服務，不局限於佛門子弟。居士是輔助僧侶教示，並以身作則，做眾生榜樣。究之中國歷史，佛教之興盛與起衰復振，居士往往功不相讓，近世尤然。佛教歷唐、宋之大盛，至明、清已趨沒落，尤自西力東漸，科學與基督教於中土大行其道，佛門瀕臨滅絕的險境。

展開史籍，自從東漢以來，居士學佛俯拾皆是，人才輩出，支謙、傅翕、蕭衍、李通玄、龐蘊等，都是被視為菩薩化身的名士。居士之加入，佛學學習達於鼎盛，促進中華文化燦爛的文風，影響中華文化的寬闊格局。中國近代佛教衰頹，尤賴清末居士的力挽狂瀾，楊文會（號仁山，1837—1911）居士首先登高一呼，捐資在南京設立「金陵刻經處」，大量印製經書流通，以為倡導；繼則辦學培育佛教人才，並在高等學府開堂講演佛法佛學，弘揚佛教哲理，開設佛學研究會；也創設中國第一所居士組織，集合當代的文人學士、社會名士研討振興佛教大業；與其他在家眾共同肩負起續佛慧命之神聖使命，掀起清末民初的學佛新浪潮。民初高僧佛學大師多出其門。瀕臨垂

死邊緣的漢傳佛教得以復甦，奠定近代漢傳佛教發展的基礎。清末與楊仁山同時學佛者，計有林則徐、魏源等；楊仁山之後，則有章太炎、梁啟超、陳三立、沈曾植、夏曾佑、歐陽漸等居士，均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同時期的月霞法師除協助楊仁山辦學外，對他推崇有加，既頂禮又宣稱他是菩薩再世，也為四眾留下珍貴典範。因而當代前美國哈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豪威教授客觀指出說：「楊文會先生，是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臺灣當代佛教之盛，居士亦極盡輔佐推動之力。二二八事件後，臺籍僧侶噤若寒蟬，政府遷臺之初，兵荒馬亂，來臺僧侶，席不暇暖，居無定所，遑論弘法講經。當時最為青年學子嚮往學佛處，反而是臺中李炳南居士的臺中蓮社與臺北周宣德居士所領導的慧炬社，至今仍活躍於台面抬頭法的淨空法師、鄭振煌教授等，均出於居士的教誨。因此筆者等於計畫口述訪問佛教人物之初，即採取雙管齊下，不拘出家、在家，隨因緣所之，只要具有影響力足為後世效法者，均一視同仁。目前已訪問多位居士，出版問世者亦有吳老擇、葉阿月、杜正民等數位男女居士。⁵

5 見卓遵宏、侯坤宏等訪問紀錄，《台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台北：國史館，2003年），402頁；卓遵宏、侯坤宏等訪問紀錄，〈葉阿月教授訪談錄〉《台灣



·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訪問方教授與我年近花甲始變換研究方向——從事佛教人物口述歷史與佛教史研究，一樣令許多學術界友人感到訝異。其實都是事出有因，家母與岳母同是很虔誠拿香拜拜的傳統女性。而我自填寫任何履歷表，信仰欄都會不自覺的填上「佛教」，在求學過程中，也幾次與佛教史擦身而過。當年讀大四選修畢業論文，我就選了一位魏晉南北朝史的名師——張儉生教授，他以述而不作享譽學界。班上只有4人選修畢業論文，另2人選李樹桐教授的隋唐史。每周一次課程，我們即分別前往教授宅中上課。張老師住在木柵考試院後面的委員官邸，家中充滿書香，尤其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典籍。在上（20）世紀60年代史料史籍缺乏的時期，我有如進到大觀園。老教授佻儷對學生極慈祥，宿舍區也不鎖門，我常早到，直入書房，即上課地點。架上史書與佛書就成為我涉獵目標，因此一年下來，撰成〈魏晉南北朝的河西〉乙文，其中就涉及不少佛教東傳與佛教在西域、河西走廊及中土的發展。可惜該文一直未發表，現今已事過境遷，空留回憶。

後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成立，我幸運

佛教人物訪談錄（一）（臺北：國史館，2007年），頁319-416；見卓遵宏、侯坤宏等訪問，〈社正民居士訪談紀錄〉，《國史館館刊》，44期（2008年6月），頁172-195。

考取，第一屆學生總是備受師長關照。班上6人，4位畢業後留校任教；一位女同學也由教授介紹到高雄的文藻外語專校任教務主任；我因畢業前已考取高考，分發至國史館，被視為鐵飯碗，不好再回母校。當年研究所師長可是認真熱忱，加上厚愛門生，受益良好。例如李國祁老師，把學生的報告，劃去一半，補上一半，難怪同學都感動而不敢怠忽。期間我選了兩門與佛教相關的課，一位是李樹桐老師的「隋唐史專題研究」，我的報告〈武則天用人的研究〉，後來我到淡江大學教書，發表在《淡江學報》，其中論及武氏信佛與重用佛教人士。一位是朱雲影教授的「中國文化圈的專題研究」，他是留日學生，早在30年代即為社會史論戰時的一位小（號）將。中國文化圈主要是討論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等東亞國家的影響；我的報告，延承大學畢業論文，寫的是專論〈隋唐時期中日佛教的交流〉。雖未發表，但因此文，而涉獵兩國佛教史的典籍，也為來日研究佛教史，撒下初步種子。留美期間，我的第2外國語文是日文，其他選課範圍也儘可能趨向東亞的歷史，佛教是無可避開的子題。

至於訪問方教授，更非空穴來風。在本（21）世



•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紀初，臺灣政黨輪替下，使我不能不改變撰述方向。突來的改變，我有點躊躇，老友宋文德居士給我壯膽說：他有一位相知半世紀的至交方居士甯書教授，在佛教界人緣甚佳，人脈至廣，成就亦高，是訪談良好對象，也可藉由推荐，訪問其他高僧大德。旋又授予錦囊良策云：方教授淡泊名利，謙沖禮讓，如開門見山，要求做口述歷史，將會被婉拒；不如先請他推荐人選，先從高僧做起，順水推舟，總有水到渠成之時。於是我們先從訪問華嚴蓮舍成一長老與光泉寺全度法師、及法鼓山聖嚴法師，其後又開展訪問李志夫教授、張壽平教授、惠敏法師、杜正民居士、胡秀卿居士等等。教授不止推荐人選，訪問之初，總是與宋居士陪我們一起談論，直到一切上軌道方才離去。當然在空檔時間，教授就不再堅持，讓我們的訪問工作沒有間斷。如今教界已改變當年保守謙讓作風，早年常因不肯具（出）名而隱藏相關史蹟，如今已普遍願為佛教史留更多史料，不再以個人修持為由，徒使佛教只有發展而無史料傳世佐證的遺憾。

方教授名甯書，1931（民國20）年2月15日生於浙江省淳安縣。自小聰穎過人，過目不忘，加上小紳士的福相，令其他玩伴羨慕不已。在鄉鎮小學、中學畢

業，恰值1948（民國37）年底，中國的動亂已逼臨江浙，在三、兩同學的邀約下，前往浙江首府杭州，觀看大局演變，俟機伸展抱負。未料其時恰巧在臺訓練新軍的孫立人將軍在杭州招生，他們以為報國機會降臨，報名考試順利錄取，就這樣從軍報國來到臺灣。先在鳳山接受7個月入伍教育，歷經嚴峻甄試再進入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18期，到1950年7月畢業，以在校表現優異，留校擔任隊職軍官；後陸軍官校在臺復校經補訓，改敘軍校24期。旋報考政工幹校第3期本科，幹校改制大學，經補讀學分獲教育部頒政治系畢業證書；且在幹校任教官。期間，復考入淡江大學，後轉入中興大學，再取得文校畢業證書。其好學用功，蓋皆如是；教書亦負責盡職，不久又被延攬，以講師、副教授兼課於國防醫學院與四海工專。在當年兩岸封鎖，音訊不通時，少數幹校教師得特許借閱安全局、情報局典藏之許多機密書刊文件；得風氣之先，一時因研究馬列主義與唯物辯證法，而名揚軍、政、學界。

方教授聰穎好學，不論在專兼任教職上，都受到師生的敬重，而且在政府撤守臺灣之初，勵精圖治，只要肯努力，必有上進之機會，因而有如水中之魚，



·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自在逍遙之仍不時奮躍上進。一股強烈的求知慾，促使他在1960（民國49）年利用假日，前往離幹校所在復興崗不遠的新北投公園後邊天主教堂，向外國神父學英文。他心無旁騖，念英文外別無所求；唯屢行經教堂前中華文化館，常見一名莊嚴威儀但慈祥的50開外佛教法師。教授向來敬老尊賢，彬彬有禮，雙方由點頭打招呼，到寒暄問好，原來這位法師竟是來自江蘇泰縣的學問僧——東初法師。由於教授過去未接觸佛教與出家人，故有眼不識泰山；法師則有一股同是天涯淪落人，且江浙一家親，對這位好學的青年人，不自覺有股似曾相識的印象。一天，法師問道：是否在天主堂受過洗？回答說：未曾，我是拜菩薩的。法師隨之說：那就皈依佛教吧！當時他對什麼叫皈依尚不明瞭，因而順口答說：「拜師父可以，但不要下跪。」法師竟允俗套免之，賜法名「聖文」，此後便跟隨著法師勤習佛法。法師常稱讚方教授能抓住佛教的真義，師徒從此就日漸親近，成為教界一段佳話。直到1977（民國66）年12月15日年，法師圓寂，方教授才直奔方丈室正式跪拜，這是教授第一次頂禮跪拜恩師，完全出於內心的真誠禮敬與感恩，沒有世俗的禮儀拘束。

東初法師天資穎慧、文思敏捷，飽讀詩書，這是他成為一代高僧的先天因緣。其後為著述傳世，以求久遠，遂放下萬緣，閉門立說。如創辦《人生雜誌》、《佛教文化》期刊，乃至撰述《民主世紀的佛教》、《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與《蔣總統與佛教》等，對研究漢傳佛教極具啓示與提供史料的名著。方教授從旁協助蒐集資料、整校稿件出力不少。法師圓寂後，教授又推心置腹，護持聖嚴法師自美返國，繼承東老遺志，述其事而光大之。果然不負期望，聖嚴法師以其學養，加上留學日本、弘法美國的經驗，不僅在臺灣建設法鼓山人間淨土，並將佛教由臺灣推向世界；而方教授於幕後策劃協調護持，功不可沒。法師常笑謂教授是「東初老人的影子」，而這個似有若無的影子，何嘗不緊跟聖嚴法師身邊，不時伸出援手。

方教授以親近東初法師之志繼續護持聖嚴法師，其犖犖大者，如以財團法人執行董事身份，負責改建中華佛教文化館，將原有二樓與平房，改建為文化館大樓與東初和風別莊公寓，大大增加使用面積，亦藉此紀念東初老人。興建過程中，教授借力使力，從原有600多坪樓地板面積，增加到900多坪使用面積，輕



·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易達成地主與建商雙贏的成果。偌大貢獻竟功成不居，創辦人聖嚴法師在中華佛教研究所開學典禮時，就多次提及：我們有今日寬廣房舍，理當飲水思源，感謝方教授變戲法的功勞。旋協助聖嚴法師主持文化大學華岡佛學研究所，與嗣後自創中華佛學研究所。中華佛學研究所初立，人力、物力吃緊，聖嚴法師兼所長，教授隨之接任第2任所長。及聖嚴法師籌設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與法鼓大學，法師自兼籌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禮聘教授為副主任委員。時內人楊懿麗恰擔任政治大學語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有幸被聘為英語系籌備委員，共同為申請立案籌劃盡心力。期間往來教育部與行政院相關部會的協調溝通工作，則全權委請教授與籌備處主任李志夫教授分任之。本來佛教事業就需要十方共同護持，世上居士人數遠遠多於僧眾，教授默默護持兩代高僧，也獲得到東老與聖嚴法師禮遇，彼此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豈非當今居士之典範！如今聖嚴法師歸於道山，教授仍是法鼓山的最重要的護法之一。

方教授小名大慈，長大後喜歡自稱大痴。常為人設想，關心他人，吃虧上當在所不免，將視之為消業障。畢生欣賞布袋和尚，誠懇灑脫處世，樂觀笑臉待